

# 关于《世说新语》海外传播的调研

张豫

江苏大学

**[摘要]**《世说新语》是我国重要的著作典籍。本文将针对《世说新语》译本的研究进行调研，以此为依托，展开对于《世说新语》海外传播的调研。文章共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研究者对于《世说新语》的研究进行调研；第二部分是对研究者文章中对《世说新语》英语译本和日语译本的评价进行调研；第三部分是比较英语译本和日语译本并进行简单的原因探究。

**[关键词]**《世说新语》；海外传播；调研；译本

**[DOI]** 10.12252/j.issn.2096-627X.2021.11.935

关于《世说新语》的研究已是数不胜数，在如此浩如烟海的针对此著作的研究之中，有一部分是针对《世说新语》海外传播情况的研究。

## 一、针对国内学者对《世说新语》海外传播的调研概况

《世说新语》作为南朝时期的志人小说集，其主要内容为记载东汉后期到魏晋间名士之事，记录着魏晋风度是如何体现的，可称得上是后来小品文的典范。国内学者对于《世说新语》的研究多集中在其本身的内容、版本等方面，但其实对于海外传播的研究其数量相较于对其内容和版本的研究而言较少。

### （一）前期：以版本、释义、写作手法的分析为主

杨勇先生于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对《世说新语》进行整理，之后杨勇先生也有大量研究，大多数是关于《世说新语》的概述、概谈、释义。一部分研究集中于语言方面的探索，例如探讨《世说新语》中的句式、词序等。

### （二）后期：逐渐开始以《世说新语》的内容为主进行衍生

90年代末至20世纪初，国内学者对《世说新语》的学术研究开始变得多样化。此时期，研究多以《世说新语》的内容为核心进行衍生，甚至发散到了其他多个领域，在这其中又以探究魏晋风度、分析人物等为主。

但此时针对海外传播的研究仍然较少，孙勇进所写的《朝鲜王朝时期的〈世说新语〉在韩传播》<sup>[1]</sup>是较为少见的一篇。有一部分是对《世说新语》译本的研究，例如芦思宏的研究《变异学视角下的六朝小说译介研究——以〈搜神记〉与〈世说新语〉的英译为例》<sup>[2]</sup>；还有一部分是研究他国的《世说新语》注本，例如白化文、李明辰所写的《〈世说新语〉的日本注本》<sup>[3]</sup>。极少数论著会提及《世说新语》的海外传播，例如马兴国所著《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sup>[4]</sup>中就涵盖了《世说新语》在日本传播这一方面的内容。

因此，可以看出，在20世纪80、90年代，国内关于《世说新语》的研究多集中在内容、版本等方面，对于其海外传播的研究相比较而言可说是较少。

另外，译本方面，在针对《世说新语》的译本研究进行调研时，可以发现有一部分学者已经在20世纪八十年代便开始了对于《世说新语》译本的研究，大多是针对英语译本，有少数人开始研究法译本；而在日语译本方面，并没有过多

的研究是专门针对译本本身的，大多数是在语言研究的过程中将日语译本作为依托，通常是进行语言以及《世说新语》传播力的研究之时会进行对于译本的研究。

## 二、《世说新语》译本研究的调研情况

总体来说，专门针对《世说新语》的译本展开的研究并不算多。但确实有学者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便开始关注这一方面。目前来说，多以针对英译本的研究为主，以及一部分学者在研究《世说新语》在日本的传播时会提及日语译本的情况。通过对这些译本研究的调研，可以看出大体情况。

### （一）英语译本现状调研

首先，在调研的过程中，发现针对英译本的研究，我国学者主要集中于对于翻译准确性方面的研究。

80年代，西方第一部《世说新语》的英译本出版之后，学者唐异明曾于《读书》一刊中写有《评〈世说新语〉英译本》一文。在此篇文章中，其细细分析了1976年明尼苏达大学教授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所译的《世说新语》，且在文中直接进行举例，将原文和译文进行直接对照，用最为直观的方法将两者进行对比。可以看见，从整体上来说，文章的作者对于这本西方第一部《世说新语》的英译本是持肯定的态度的，从文章中可以得出，唐异明对于此部可说是影响极大的英译本的评价是较高的。一方面，正如其文中所说“这种尽量忠实于原文的作法对于那些想把《世说新语》当作《天方夜谭》一类的消闲小品来谈的西方读者或许不太惬意，但对于严肃的学术研究者来说则显然具有很大好处。”<sup>[5]</sup>从此段话中能够看出，作者对于其忠于原文的态度是持肯定立场的。另一方面，作者对于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细致、严谨、科学、周密的态度也是颇为赞赏的：“在注释上，作者不仅几乎一字不漏地保存了刘孝标的原注……而且尽可能地吸收了近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加以斟酌去取。”<sup>[5]</sup>此外，本篇评论对于其不足的地方也并未避讳，以极为谦逊的态度点出了在译文的准确性方面的某些不足之处。

90年代至今，对于马瑞志的《世说新语》的英译本的研究，仍有学者在陆续进行。这时其“评”的程度更为细化，大多以译本内容为主。例如复旦大学的赵梦，其硕士毕业论文便讨论了《世说新语》英译本中词义、短语等语言层面的问题<sup>[6]</sup>，从而发现其于译注的准确性上出现的一些不妥

之处。再如其他一些文章也都是以翻译的准确性为中心进行讨论,例如萧娴便着重讨论了英译本之中的词汇衔接等问题<sup>[7]</sup>;谢明君直接从翻译的角度,讨论了这一英译本之中副词的翻译方式,其亦认为马氏译作忠实于原文且翻译方式十分得当。而在点出其不妥之处的時候,也是将翻译的准确性作为评判的标准,认为马氏译文存在部分漏译、错译的情况,但其占比十分微小,据谢明君文中所写,其“比重共占全文3.8%”<sup>[8]</sup>。

除了上述提及的研究,还有一些研究例如郝瑞玉对《世说新语》英译问题的研究<sup>[9]</sup>,其对于马瑞志的译本进行了肯定,同时看到了译者在翻译之时能够通过化境的方法、以解决读者的困惑的情况。又例如于红对马瑞志《世说新语》译本的人名翻译研究,其对译者将原本不易理解的人名、谥号等变得简单明了的处理进行了肯定。

根据以上对于国内学者针对英译本研究的调研来说,能够看到对于马瑞志这一部译本,学术界对其评论很高。认为其学术价值突出,并且译者本身的学术理念便已十分先进。其中,各个研究中认为其需要商讨的地方多是围绕其翻译的内容,以翻译的准确性为中心进行展开,总的来说需要商讨的地方比重都较低。

### (二) 日语译本现状调研

从对于译本的研究出发,将日语译本作为直接研究对象的并不多,针对日语译本的研究,大多数是在研究《世说新语》在日本的传播情况的过程中,对各种译本进行一个总体上的评价。

例如,马兴国曾在80年代末期发表有《《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一文,文中提及了《世说新语》的日文翻译。马兴国对根据《世说新语》改编的两部日语作品进行了评价:“在《世说新语》的日文翻译作品中,《世说儿谈》和《世说逸》较有特色。”<sup>[10]</sup>马兴国在文中对这两部作品进行了较为详实的评价,对于《世说儿谈》而言,他列举出了《世说新语》的原文和《世说儿谈》的译文,将两者进行对比,从而得出《世说儿谈》“偏重从经邦济世的作用,欲以此傅之德义。”<sup>[10]</sup>的结论;对于《世说逸》而言,更多的是讨论了它传入的时间以及流行的原因,对于译本本身的评价并不多。

再例如在90年代之时,王能宪在《《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流传与研究》<sup>[11]</sup>一文中,分时期探讨了《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流传。此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从江户时代出现“世说热”后,《世说新语》的各种刻本层出不穷,而也是在这一时期,根据《世说新语》改编的日语读本也广为流传。随着时间的推移,明治维新以来直到现在,《世说新语》的日语译本得益于科技的发展,近现代以来其数量的增幅十分之大,译本重印、再印的频率也高了许多。而对于此时期的《世说新语》的日语译本,王能宪发现其译本不仅有“译”,还有较为详尽的“注”。例如对于川胜义雄等人所

译的《世说新语》,作者认为其对于《世说新语》中出现的人名进行了注明:“每人注明其生卒、字号、籍里、生平、官职、著作等,并说明其在史传或其他典籍中的传记资料,尤有价值的是每人注明其在《世说》中出现的篇名篇次及其与《世说》中其他人物的诸种关系。”<sup>[11]</sup>如此种种,可说是十分详尽;再例如,对于森三树三郎的译作,作者评价其为“吸取了江户时代以来的研究成果……注释尤为详尽”<sup>[11]</sup>并且在举例的时候直接以不同篇目中的原文和译作中的译文作为直接对照,认为有些较为抽象的话语,在翻译后让人不容易理解。

### 三、对两种语言译本研究调研情况的比较

从上文所罗列的各种对于《世说新语》英译本和日语本的研究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对于英语译本的评价和对于日语译本的评价是不同的。

#### (一) 译本出现的时间比较

一方面,就译本出现的时间来说,《世说新语》的日语译本出现的时间早于英语译本。而且,若是从“是否受到关注”以及“是否在当地能够有效传播”的角度来说,日语地区对于《世说新语》的关注远早于英语地区,且在关注程度方面日语地区亦远高于英语地区。从上文中所提到的学者王能宪的研究中便可知晓,若单从译本出现的角度考虑,王能宪的文章中曾提到“江户时代已有人试图将《世说新语》译为日语”,1959年大村梅雄将《世说新语》翻译成了日语,而后其日语译本更是层出不穷。而第一部英语译本则于1976年出现。因此从译本出现的时间来说,日语译本远早于英语译本。

#### (二) 对于两种语言译本的评价比较

另一方面,就各类研究指出的译本所存在的不妥之处来说,对于英语译本而言,研究者们对于其不妥之处的建议往往都集中于一处,那便是对于翻译的精准度的“更上一层楼”之要求;对于日语译本而言,研究者们认为其在翻译的精准度上较高,往往都认为其有贴近原意的“译”和“注”,评价都较高。

总的来说,无论是从《世说新语》译本出现的时间还是对于译注中深层的意蕴的释义,日语译本相较于英语译本都更为深入。

#### (三) 原因探究

由上文可知,英语译本和日语译本在出现的时间以及译本译注的深入程度都有所差别。而有如此差异,笔者认为主要原因是两者相对应的语言所运用的地区不同,而其所属的文化圈亦不同:日语地区基本上属于东亚文化圈,而英语地区并不属于东亚文化圈。

就语言方面来说,“东亚文化圈……是多元文化的结晶,主要包括汉字、儒学……”<sup>[12]</sup>日语地区的译本翻译的准确度之所以能够更高,其译注程度之所以能够较于英语地区更为深入,便是因为其和中国处于同一个文化圈之中。因此

在日本,《世说新语》的传入时间更早,对于《世说新语》的理解也更深入。

#### 参考文献

- [1]孙勇进.朝鲜王朝时期的《世说新语》在韩传播[J].文学与文化,12:62-65.
- [2]芦思宏.变异学视角下的六朝小说译介研究——以《搜神记》与《世说新语》的英译为例[J].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2018(1):249-269.
- [3]白化文,李明辰.《世说新语》的日本注本[J].文史,1979,6:245-249.
- [4]马兴国.中国古典小说与日本文学[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3.
- [5]唐异明.评《世说新语》英译本[J].读书,1986(02):28-34.
- [6]赵梦.《世说新语·文学》英译商榷[D].复旦大学,2011.
- [7]肖娴.《世说新语》及其英译本词汇衔接比较与语篇翻译[J].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3

(06):127-131.

- [8]谢明君.《世说新语》副词英译研究[D].四川外国语大学,2013.
- [9]郝瑞玉.《世说新语》的英译问题与策略研究[D].山西大学,2013.
- [10]马兴国.《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流传及影响[J].东北师大学报,1989(03):79-83.
- [11]王能宪.《世说新语》在日本的流传与研究[J].文学遗产,1992(02):110-119.
- [12]李铭娜,武振玉.东亚文化圈的形成、衰退与重建——以汉字的地位变迁为视角[J].东北亚论坛,2011,20(05):117-122.

#### 作者简介:

张豫,女,生于1999年9月,汉族,江苏苏州人,江苏大学本科在读,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基金项目:江苏大学2020年大学生实践创新训练计划项目,项目编号:202010299819X

(上接第1654页)

学生的学习态度与积极性。本次用目标管理教学法的中职护理内科教学成效显著,学生的理论成绩约96分,操作技能成绩约19分,自我评价约9分,明显高于传统方法教学的82分及15分、6分,说明学生的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过硬,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情况满意。

笔者认为目标管理教学法使内科护理教学的目标科学合理,可提高教学的逻辑性和完善性,加强护理教学质量的同时,能明显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学生对各项教学活动和内容的认可度高。科学有序的内科护理教学目标,使学生的学习方向明确,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对学习的积极主动性,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使其操作技能显著增强<sup>[4]</sup>。

综上所述,目标管理教学法在中职护理内科教学中的应用效果与价值显著,能显著提高学生的理论成绩与操作技

能,亦能充分改善学生的自我评价。

#### 参考文献

- [1]张敏.周目标教学管理在临床实习中的应用效果分析[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19,11(29):69-71.
- [2]计柳香,费红,高春华.目标管理法在临床护理教学中的应用现状及启示[J].临床医药文献电子杂志,2019,6(98):192+198.
- [3]杨占慧,张燕,李锐,等.目标管理法对临床护理教学影响的Meta分析[J].全科护理,2018,16(12):1452-1455.
- [4]杨琴,段宝凤,曹雪雁.目标式教学在县级医院临床护理实习生教学管理中的运用及效果评价[J].实用临床护理学电子杂志,2019,4(17):171-172.